

舟山文化基因解码·讲好历史名人故事

刘鸿生在重庆

□来其

从四家展馆看刘鸿生

刘鸿生因抗战时期“实业救亡”特殊功勋，在2025年8月，被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授予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”纪念章，由其嫡孙刘作毅先生代为领取。

在重庆的四家重要红色历史展馆中，我与刘鸿生的身影不期而遇。

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，入口处是大型纪念浮雕《1945·毛泽东在重庆》。这座雕塑所描绘的历史场景，是1945年“重庆谈判”期间，毛泽东三次来到民主人士聚集地——特园（即陈列馆原址），与各民主党派、民主人士共商国是。

群雕上共有18位历史人物，或站或坐，自左到右分别是：柳亚子、史良、刘鸿生、邵力子、张治中、沈钧儒、陶行知、郭沫若、章乃器、张澜、周恩来、鲜英、毛泽东、宋庆龄、许德珩、黄炎培、王若飞、冯玉祥。

刘鸿生出现在这座大型群雕中，是因为他不仅是实业巨擘，是近代中国企业家的标杆，更是一位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实业报国、在历史抉择时刻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的民建先贤和爱国典范。他的形象，浓缩了当时中国民族工商业者深明大义、共赴国难的历史选择。

嘉陵江畔，红岩革命纪念馆巍峨矗立。纪念馆广场，有一座大型组雕，名为《毛泽东在重庆》，这座组雕，核心主题是纪念以毛泽东、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国统区的革命斗争历史，弘扬红岩精神，人物群像中也有刘鸿生。那座大型组雕下，还有一帧刘鸿生照片和简介。

刘鸿生非共产党人，是以爱国历史人物出现在组雕上的。或者说，作为爱国实业家和民建先贤的刘鸿生，其事迹和精神是红岩历史研究与精神谱系的一部分。

在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旧址的展板上，我发现了毛泽东会见刘鸿生的历史记载。这个记载出自许涤新回忆录《不尽的思念》（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）。书中记载：“（1945年）9月17日，毛泽东同志在‘桂园’举行茶会招待产业界人士，会见刘鸿生、潘昌猷、范旭东、吴羹梅、吴蕴初、章乃器、颜耀秋等人，阐明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……”

桂园是见证“重庆谈判”与《双十协定》签署的历史旧址。桂园展板上，有刘鸿生照片，下面一行文字为：“重庆谈判期间，毛泽东会见了工商、文化、妇女、新闻等各界代表。图为工商界人士刘鸿生、胡西园、吴蕴初等。”

刘鸿生在重庆各重要历史场馆和重要历史旧址的“频繁露面”，绝非偶然。这背后是一套完整的历史叙事。

十八梯火柴原料厂

歇山式屋顶、女儿墙、小青瓦铺面、砖柱砖墙，一栋3层楼房。十八梯火柴原料厂是刘氏企业如今



重庆火柴原料厂旧址

在重庆保留下来的唯一遗迹。

这栋楼所在地址，现在叫解放西路158号，上世纪四十年代叫林森路。

还原历史，它北面相邻的是法国领事馆，一栋四层黄色洋楼；南侧不远，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旧址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最高军事决策场所；解放西路14号，重庆行营旧址，蒋介石在渝最早的官邸之一。而它的北侧和西侧，是充满烟火气的下半城老街，在上世纪40年代，这里商贾云集、人流如织。

刘鸿生火柴原料厂，就在这样一个外交、军政、民生的矩阵里。

这栋楼当年是新建的。上世纪30年代末，刘鸿生选中了凤凰台这块地，在这里建起火柴原料厂，让它成为自己战时火柴工业版图中的关键棋子。

战时，沿海通道被切断，外援物质进不来。为保证军需民用，刘鸿生在西南大后方建立起一套自给自足的火柴原料供应体系。他直接或间接投资的火柴厂和火柴原料厂有八家，分布在重庆、长寿、贵阳、昆明等地。这栋楼，正是这个庞大网络的中枢。

那时候已实行战时火柴专卖，刘鸿生担任火柴专卖公司总经理，通过垄断火柴原料的分配，达到“以原料控制生产”的专卖目的。在这栋楼里，刘鸿生对接军政部门，调配西南各地的原料供应，管理生产计划，运筹帷幄，指挥整个大后方的火柴工业生产。

有许多事不能按今天的理解来解释。比如火柴专卖公司总经理是一个官方职务，这一职务让刘鸿生的身份发生了微妙而关键的变化：作为火柴原料厂老板，他必须接受专卖公司的原料配给、产品统购、价格管制；作为火柴专卖公司总经理，他代表政府对全行业进行管理。既是“运动员”，又是“裁判员”，这在今天看来是大忌，但在战时恰恰是统制经济的典型特征。

这样的“角色”，并非一般人

所能担负。也只有刘鸿生，才具备一种极其微妙的平衡术：左手是国家财政的刚性需求，右手是同行厂家的生存底线，而他自己，也在这两者之间被来回撕扯。他的平衡之道，说穿了就是用行业领袖的威望换取同行的信任，用技术标准和原料管控来“软化”国家管制，在夹缝中为同业争取最后的生存空间。

站在这栋青砖小楼前，我看到在一个在战火、权谋与困境中，依然试图为国家保留“火种”的人。他的故事里，有智慧、有无奈、有妥协，更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韧性。

弹子石，谦泰巷

弹子石街，谦泰巷，去重庆前，我在这两个地名上，重重划了一杠。

抗战时期，刘鸿生住在弹子石街谦泰巷37号。

为查到这个住址，我费了一些时间。刘念智的《实业家刘鸿生传略》（文史资料出版社，1983年第1版），只说：“当时华业火柴厂已经开工，厂址在重庆南岸弹子石。我父亲就以火柴厂为家，前面是厂房，后面做住家。”这是关于刘鸿生重庆住址的唯一记载，但还是没讲明白具体地址。后来从重庆地方史料中，才查到了华业火柴厂地址是谦泰巷37号。

华业火柴厂，那时已叫华业和记火柴公司，它是刘鸿生到重庆后，与华业火柴厂经理孙树培合作，以迁川的部分火柴原料作价投资，占股五分之三，改组成立的，两年后发展成四川最大的火柴企业。

前厂后家，刘鸿生在谦泰巷37号住了五年。

历史上的谦泰巷，从弹子石正街起，蜿蜒通向王家沱码头。谦泰巷现已没有了，但巷尾的王家沱码头还在，巷口毁掉的百岁坊又重建了。

刘念智在书中说：刘鸿生“他

住在长江南岸的弹子石，每天要到北岸重庆市办公。两岸崖峭坡陡，上下台阶达三百级之多。他步行往来，不坐滑竿。”

从南岸到北岸，那时只能乘渡轮，从南岸弹子石到北岸渝中朝天门的渡轮是在1938年3月开通的。重庆人管渡轮叫“过河船”，船是蒸汽船，刘鸿生乘着蒸汽船去北岸。

从谦泰巷37号出来，去弹子石码头，刘鸿生先要经过谦泰巷42号王家大院。这座大院，最早的主人是清朝大盐商王信文，刘鸿生出家门后，第一眼看到的便是这座大院气派的“花朝门”。为何叫“花朝门”？这是弹子石人的一个调侃：连花儿都朝着王家开。如花似锦的王家这时已衰落，盐号倒闭快二十年了。如果说，谦泰巷42号代表了旧式大盐商已至末期的辉煌，那么，谦泰巷37号则意味着新式大实业家抗日西迁的隐忍。两处相差不过几步路，却隔着近百年的时光。

接着走，刘鸿生来到了夏家大院。典型的川东民居，雕梁画栋、庭院深深，这是袍哥大爷夏候存的宅邸，“堂口”所在地。袍哥的那套规矩，茶碗阵，江湖暗语，码头堂口，对他来说，是另一个维度的存在。

如今，王家、夏家大院都重建了，据说是在原址。

20分钟，终于走到了码头。当年刘鸿生在这里买票上船，在江上颠簸二十来分钟，前往北岸渝中。有时，蒸汽船刚驶离，岸上响起敌袭警报，蒸汽船连忙紧急返回，乘客们就近疏散。有时，蒸汽船开到江中央，警报响了，野猫溪山顶的炮台开炮了，刘鸿生的头顶上炮火交织。

又是20分钟后，船靠岸朝天门。那时期，朝天门码头有三百多级陡峭的阶梯。走过台阶后，刘鸿生沿信义街、陕西街等高高低低的街巷，一路向西走，到了校场口，往南找到十八梯的入口，沿着十八梯的数百级石阶一直往下走。来到下半城的守备街，在一个三岔路口，他终于看到了火柴原料厂的那栋楼。

这条路，他走了整整五年。五年后，刘鸿生膝盖疼痛已成常态，心脏也出了问题，长期在江风中行走，湿寒之气侵入关节和肺部，落下了病根。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，他没跟人说身体是重庆走路走坏的，只是说，在重庆那几年，“把一辈子的路都走完了”。

1956年10月1日，刘鸿生病逝，享年68岁，病因心脏病。离世时，距离抗战胜利不过11年。在重庆落下的病根，最终成了夺去他生命的原因之一。

图片由作者提供

本版与市政协
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
第1335期

来稿请发
zswb03@zsnews.com